

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波] J. 佩尔茨

一、关于理论基础的三种概念

“理论基础”这种说法是多义的、不完整的,它有好几种意义,我们选择其中三种,这三种意义对于我们的讨论是很有用的。

1. 一个语句的理论基础就是对该语句的确立(substantiation),即一个论题的证明,或者一个假说的证实,或者一个定理的说明。2. 一个结论的理论基础是其终极前提,其结论可以是一个单一语句、一组语句,或者整个科学学科。3. 一种给定的理论或学科的理论基础是另一种理论或另一门学科。

上述三种理论基础的概念是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系着的。

二、四种“确立”的概念

我们首先采用以下尝试性的和概要性的“确立”定义:“如果我们通过一个步骤取得了对一陈述的断定,它或者保证该陈述的真理性,或者保证它的高概率性,那么我们就确立了该陈述。”(艾森凯维奇,1978,《科学世界观》295页)。

什么时候我们相信一个给定的陈述是真的或高概率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要确立的陈述的类别。

第一,如果要解说的陈述是一个观察语句,例如,“丁香开花了”,那么当它有经验根据时我们就接受它。

第二,如果一个分析语句,例如“每一个单身汉都是未婚的”,符合有关用语约定和语形规则,我们就接受它。

第三,所谓准先天综合语句有时是根据直觉来接受的,例如,一切物体按其本性倾向于下落这个亚里士多德陈述,或康德的几何真理和算术真理。

第四,一个系统中的论题(即定理)被接受为真(狭义),条件是,遵照该系统的规则,它能由系统的公理或其他已被承认为真的定理推演出来。另一方面,在演绎系统之外,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定理是从前提推出的结论,我们就接受它。

前面三种情况是直接的确立;最后一种情况是间接的确立,即推理。在进一步讨论中,我们将略去第三种情况——直觉的确立。

收稿日期:1993年5月15日。

* 本文译为朱志方先生,校者为李先焜先生。

我们要区分三种间接确立的概念。首先，在间接确立一个陈述时，我们进行一种叫做证明的演绎推理。演绎系统中就有这种确立。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了使我们进行的证明能确保被证明的陈述得以确立，我们必须采用何种假定和推理规则。这个问题关系到前面提到过的终极前提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其次，在归纳科学中，我们通过证实假说而间接地辩护它们。这里的问题是选择一个证实方法，它使我们能把被证实的假说当做真的或有足够高概率的语句予以接受。这样的方法有枚举归纳法或消除归纳法、类比推理等等。在这种推理过程中，我们有时诉诸经验，有时诉诸符号理解。这里也存在终极前提问题。前一种间接基础概念（证明概念）具有分类性质而不具有程度性质，因为一个句子或者被证明，因此被确立，或者没有。而这里的间接辩护概念（通过假说的证实来辩护）具有类型学的特性，因此是分等级的：一个假说可以得到较充分或较好的辩护，也可得到较低程度的或较坏的辩护。

再次，我们可以通过进行一种叫做说明的还原推理来间接地确立一个陈述。

以上三种基础概念反映了几种态度，其范围从最严密的到最自由的。按最严格的态度，只有为一个陈述提供证明才能间接地确立它。温和态度要求证明一个陈述或者证实一个假说，这样，间接确立的范围就要广一些，既包括定理的证明，又包括假说的证实。最后，对待间接确立最自由的态度所容许的范围最广，在上述两种可选成分之外加上了第三种成分，即语句的说明。

三、说明与证明

艾裘凯维奇（1974，《语用逻辑》440—450页）看到，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我们这两种推理都用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当我们说明某事时，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此事，而当我们证明某事时，此事是事先不知道的，证明旨在使我们相信此事。因此，被说明项，即需要说明的语句，在说明开始前就被接受了；而被证明项，即需要被证明为真的语句，还没有被接受，在我们完成了证明之后，它才被接受为真。

因此，艾裘凯维奇提出的以下三段论也许既能用来讲解结论所描述的事态的说明，又能用来讲解该结论的证明：“每一显著地轻于水的物体都浮在水上；冰显著地轻于水；所以冰浮在水上。”对于所有那些在进行这一推理之前已经知道冰浮在水上的人，这个三段论就是对结论的说明；对于那些事先不知道这个结论并且只有在结论由前提推出之后才接受这个语句为真的人，它就是一个证明。因此，“说明就在于……按可靠的有限步骤从已经接受的陈述推导出事先被接受的被说明项”，而“证明……在于按每一步都可靠的有限步骤从事先被接受的陈述推导出还未被接受的被证明项”（艾裘凯维奇，1965，《文集》第二卷403页）。

然而，“为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总是导致说明或证明。使用“为什么”一词时，我们有时心里想的是行动或过程的目的，或者物体、事件或现象的功能或作用。

因此，我们有时把“说明”理解为指明目的或功能。不仅如此，“说明”概念还进一步扩大，照某些方法论者的说法，它包括对一定事态的根据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阐述。所以说明不仅有概率性的，不仅是目的论的和功能性的，而且还有发生学的，有时甚至还有所谓演绎的说明（内格尔，1961《科学的结构》）。

各种不同的说明举例解释如下：

- (1) 概率性的说明。回答某个国家石油价格为什么上涨这类问题。
- (2) 目的论说明。回答为什么对摩托车规定速度限制这类问题，“为什么”即“为了什

么”。

(3) 功能说明。回答汽车为什么要装缓冲器这类问题，“为什么”意指“功能是什么”。

(4) 发生学说明。回答为什么意大利等国妇女进教堂必须把头蒙上这类问题，“为什么”意指“发源于哪里”，“起源是什么”。

(5) 演绎说明。回答偶数的平方为什么是偶数这类问题。

由于演绎说明与其他说明有逻辑上的区别，有些方法论者提议把这种说明叫做演示 [explication]；这里被演示项是一些前提的逻辑后承，那些前提联合构成它的充分条件。其中一个前提往往是一个分析语句，即所谓必然真理或科学定律。因此，必然真理和科学定律常常构成科学陈述的理论基础。

四、终极前提

说到一个或一组陈述（或者具体地说，一门科学）的理论基础，我们有时指我们的证明和说明所依据的特定前提。这就是说，我们所指的不是任何用做前提的语句，也不是该学科定律，而是该学科的终极前提，亦即在那门学科中不由任何其他语句导出的语句——那些无需确立而被接受的语句。以下语句可以是终极前提（艾森凯维奇，1960，《文集》第一卷：287—313页）：

(1) 先天科学中的公理，例如“每个三角形有三条边”这样的公设。

(2) 经验科学中的直接经验陈述，例如“雪是白的”。

(3) 人文科学中直接依据对表达式的理解所作的陈述。例如“sunt lacrimae rerum”（意思是“滴泪为感物”），再加上公理、公设和直接经验陈述。

五、科学学科

以一门学科作为另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第一，因为在确立一门学科的陈述时，我们有时把另一门学科的公理或公设用作前提。例如，在大地测量学中，我们使用几何学的公理，所以后者构成前者的理论基础。

第二，有时我们把一门学科看成另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前一学科定律在后一学科的陈述的证明中被用作前提。例如，我们可以把心理学（至少是它的某些分支）建立在生理学的理论上。

第三，一门学科可以借用另一门学科的术语，或者借助另一门学科来定义它自己的概念，这样，后者有时被看做前者的理论基础。语音学（发声学）就是如此。语音学的有些术语来自声学，有些术语是借助于声学概念来定义的。所以我们说语音学建立在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第四，有时一门学科产生于另一门学科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例如电子学产生于电学这个物理学分支，这时我们就认为母学科是理论基础，而新学科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前期发展阶段不一定就是后期阶段的理论基础：从历史上说，集合论晚于代数和几何，然而，集合论却被看做数学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关于一门学科是另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你还能举出很多实例，但上述几例足以使我们相信，“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这一说法有许多意义，它表达不同的观念。虽然我们所列不多，但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试探性的见解，让我们在探察符号学理论基础分析中将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六、各种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1. 符号学_s的理论基础

一个对象符号的符号学_s（它的符号学性质——语形、语义、语用性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根据我们对理论基础概念的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换成以下问题：

- (1) 为什么对象符号具有如此这般的语形性质？
- (2) 它们为什么具有如此这般的语义性质，即具有意义、指称、真值等等？
- (3) 这些符号为什么与它们的使用者之间有如此这般的关系？

前面说过“为什么”一词是含糊的，因此含有“为什么”的问句也是含糊的。我们主张，以下述答案为正确答案的问题是其主要意义：

一个对象符号的语形学_s，即它的语形性质，是如此这般的，是因为支配该符号的语形规则（在一定符号系统内）确切地决定该语形学_s。因此那种语形的理论基础就是那些具体的语形规则。例如，德伦西（Terence）在《咎由自取》（剧本）中写下了一个拉丁语句 *humani nil a me alienum puto*，意思是“我相信凡为人间事我非局外人”，其语形学_s（即语形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语形规则，叫做“带有不定式的宾格式”（*accuativus cum infinitivo*）。

同样，这个属于对象语言的语句的语义学_s（即这句格言的语义性质——它具有如此这般的意义，它指示如此这般的事物或事情）建立在相关的拉丁语义规则上，这些语义规则隐含在拉丁语词典中的以下词条里：*a, alienus, ego, humanus, nihil, puto*；我们正是在这些词条里了解到各条词语（该语句的基本成分）的意义。

最后，这句话的语用学_s（即语用性质）的理论基础是上述语形和语义规则，再加语用规则和有关经验环境，后者构成这句话的使用境域（Context）。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使用环境（即语用环境）中最重要的成分是：*humani nil a me alienum puto* 这些词语的发送者伽太基人德伦西，他是一位罗马喜剧作家；说话的时间是公元前二世纪；地点是罗马帝国。

总的来说，一个对象符号的符号学_s的理论基础就是支配该符号的相应的符号学规则。根据这些规则所适用的符号种类，这些规则本身有的属于语法，有的属于一个演绎理论，有的属于另一个符号学指令集；一句话，它们属于符号学_r——它们是由符号学_r 构述的，它们支配的符号是符号学_r 的对象。因此可以说，相关的符号_r 是符号学_s 的理论基础，就少数民族语言和人工语言来说，这一点肯定是真的。

象形（图形）符号和自然符号也是这样吗？这类符号的符号学性质有一些要依赖一定的经验事实，依赖客观的事物状态。例如，拿图形符号来说，那就要依赖于两种事物（符号和它所指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就病症来说，所依赖的是症状（结果）与有机体的病理状态（原因）之间的因果联系。

只要我们把一些客观事件、事物状态、现象看做另一些客观事件、状态、现象的基础，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它们是理论基础，而只能理解为原因、动力或起源之类的基础。而且，光秃秃的事实和事件，即仅仅是相似性和因果联系的存在，还是不够的。要成为任何东西（特别是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它们还必须被该图象符号和自然符号的使用者感知到（至少是想象到）并由他给予解释。

如果一种实际存在的或纯想象的自然联系要成为符号学_s 的理论基础，那么这种联系的解释应该受到符号学规则的制约。例如，我们正是遵照这些规则使对称的相似关系成为反对称的符号关系的理论基础中的一个成分；或者我们有时使结果成为原因的符号，有时则反过

来,使原因成为结果的符号。我们知道,符号学规则是理论符号学的一部分。

因此,就图象符号或自然符号的符号学_p而言,可以认定(或者我们相信)它的理论基础是符号学_T,符号学_T为自然特征或关系的使用提供符号学规则。

2. 符号学_T的理论基础

符号学_T是一个至少有两层的建筑,处于最底层的是符号学_s,位于第一层之上的是符号学_{MS}。有时还有更高的元符号学层次:符号学_{MMS},符号学_{MMMS},等等。每一层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符号学_s与符号学_{MS}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符号学_s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因素:(1)我们寻求的是什么东西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是符号学_s的哪一部分。(2)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理论基础”这个表达式。

我们要借用前面已经用过的一个例子,即“Veni, vidi, vici”这句话的符号学分析。

关于这个语句的符号学性质的讨论属于符号学_s。它由一些描述句(如观察句)和另一些陈述(如意义规则)构成。前者和后者都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理论基础:“veni, vidi, vici由三个词组成”这一陈述的理论基础是以观察为依据的前提加上某些关于算术性质的前提。前一个前提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它指示被分析语句的性质并属于它的语形学_p。因此,如果我们假定我们这个属于符号学_s的陈述的理论基础就是以说明或证明的形式确立这个陈述,那么某些语形性质(符号学_p的某些片断)将会成为(至少是一部分)理论基础。

从“理论基础”的另一意义上说,veni, vidi, vici由三个词构成这一陈述的理论基础是另一学科,即算术,因为它提供第二个前提。

如果我们进而把理论基础理解为终极前提,那么,我们关于veni, vidi, vici的陈述将建立在语言学公理、经验以及表达式的理解上。

veni, vidi, vici的另一种分析把这个句子叫做逻辑学意义上的命题。这里含有“命题”一词;命题概念是在符号学_{MS}的基础上构造的。如果我们决定把一个理论的理论基础看做它的元理论,由于后者提供前者所使用的概念,于是,我们有时把符号学_{MS}看做符号学_s的理论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赞同以下观点:根据我们所采用的理论基础概念,根据我们为之寻求理论基础的是符号学_s的哪一部分,符号学_p的某些成分、符号学_{MS}的某些成分,某个别的学科都可以构成理论基础。

符号学_{MS}的理论基础差不多。如果我们认为理论基础是元理论的符号学当着起点的理论,是历史上居先并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理论,如果我们把理论基础的概念理解为发生学的说明,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符号学_s是符号学_{MS}的理论基础。

还要指出,符号学_s是符号学_{MS}的理论基础,这还有另一个理由:在符号学_{MS}内,我们构造描述性的(或评价性的)命题和概括,而我们竖立命题和概括所依据的前提来自下层符号学_s。例如,当我们借助于保留真值的可交换性概念来定义表达式等值这个概念时,情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可交换性概念可以还原为一个无穷合取式,合取式的句子陈述那些表达式在这样那样的语境里可以互换。这样的陈述属于符号学_s,而它的确立(即最下层的理论基础)处在符号学_p的层次上。于是,我们发现符号学_{MS}的某些部分的理论基础处在符号学_s的某些地方,而间接基础则在符号学_p的某些部分中。由于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我们记得,符号学_s的某些部分的理论基础是符号学_{MS},所以我们必须赞同:这种联系在这里是相互的。

符号学_s与符号学_{MS}和更高层的元理论(如果有这个元理论的话)一起形成符号学_T。照通常的看法,符号学_T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如果这个问题问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学 τ 而不是它的这个或那个陈述，那么可以回答说，符号学 τ 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两门学科，即语言学和逻辑学。这样说有几个理由：

第一，符号学 τ 是在语言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古代它们属于辩证法，后来独立了，近来又开始重新结合，因此，从发生学的观点看，语言学、逻辑学及其先驱学科一起构成符号学 τ 的理论基础。

第二，符号学 τ 所使用的概念是在语言学和逻辑学里发展起来的，或者是用语言学、逻辑学词语来定义它自己的术语。象表达式、语言、意义、真理等概念就属于前一种情况；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如：符号学 τ 中极其重要的符号（或符号的使用）概念就是借助于推理概念来定义的。

第三，符号学 τ 采用了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语言分析方法并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符号学 τ 采用了逻辑学（更概括地说，形式化科学）的特有方法，即形式化方法。最后，符号学 τ 借用的解释，理解表达式这个概念和方法既是语言学的、也是逻辑学的。因此符号学 τ 以语言学和逻辑学为理论基础，这就是说，它使用它们特有的典型的重要方法。

第四，符号学 τ 与语言学、逻辑学诉诸同一种终极前提；这就是说，在确立它的陈述时，它拿来作前提的有直接以表达式的理解为依据的语句、先天语句等等，语言学和逻辑学也是如此。

这两门学科无疑形成符号学 τ 的理论基础，但是，它们只是主要的基础，不是唯一能做基础的学科。这里我们要说说其他学科，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说它们是基础，这是对的。医学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古代医生一哲学家进行病症研究为符号学 τ 开了路。我们还要说说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因为符号学 τ 在构造理解一个符号这个概念时必须参照这些学科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那些关于有机体的条件反射和心理过程的成果。思维过程不仅受到心理学的高度重视，而且老早以前就受到哲学的重视，尤其是认识论，它最先把思维研究同语言研究结合起来，探讨所谓的 *lingua mentalis*（内心语言）。在这里，它遇上了辩证法，现在叫哲学逻辑，这门学科最近同理论语言学正打得火热。于是，通过医学、生理学、哲学，我们再次到达符号学 τ 的主要理论基础——逻辑学和语言学。

3. 符号学 M 的理论基础

符号学 M 就是符号学方法。我们采用以下关于方法的定义：“方法是施行复杂行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在于构成该行动的一些子行动的选择和安排，是一种允许重复应用的方式”（柯达宾斯基，1965，《文集》第二卷，86—87页）。

施行某一行动的方法是由什么决定的？你会说，是由那种行动决定的。例如，我们用不同方法来洗涤和油漆。行动的种类取决于其对象性质、物质基础，还有目的、行动者等等。我们用不同方法洗毛衣和洗亚麻布，我们要缓解病痛时采用一种治疗法，而我们要根除病因时则采用另一种治疗法。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筑坝和制作水獭皮。我们施行某一行动所使用的工具要与行动的种类相适应，因此要与我们面临的任務相适应：我们用锤子钉钉子，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天体。行动者往往在若干工具中做自由选择：你可以用刷子，也可以用梳子把头发弄整齐。给定一种行动，你能在许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你可以用手洗东西，也可以用洗衣机来洗。因此做某事的方法取决于行动者面对的行动的种类及其对象的特征、目的（任务），取决于谁是行动者，他使用什么工具，取决于方法使用者的个人偏爱。取决关系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间接的。

我们说施行某一行动的方法取决于这，取决于那，这时我们心里想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一种是，方法取决于某些事物、事件、现象，它们是选择和应用方法的原因、起源或动力；这种取决或依赖关系有时象结果依赖于原因，有时象行为依赖于动机，或者是前后相随，就象进化的后期阶段跟随着前期阶段一样。另一种是，方法依赖于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决定方法。这些规则不是它的原因、起源，也不是动力，而是由我们根据前面提到的因素而构述和采用的，这些因素有：行动类别，它的对象或基础的特征、目的、行动者及其偏爱。

为什么我们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做事？为什么我们应用如此这般的方法？在回答我们为什么应用某种方法这个问题时，我们提出理由为它辩护，更确切地说，是为它的应用做辩护。提供辩护后，我们也就指明了它的理论基础。所以，一种方法的应用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一些规则（直接的）和决定那些规则的因素（间接的）。我们知道，符号学规则属于符号学 T ，因此可以说符号学 T 构成符号学 M 的直接理论基础。符号学 M 的间接理论基础是什么？在构述那些支配符号学 S 内的研究步骤的规则时我们要参照一些学科，这些学科形成符号学 M 的间接基础；还有那些促成具体符号学方法的使用（符号学方法产生于这些具体方法）的学科；换句话说，后一类学科引进并完善了形式化、语言分析、解释等三种方法。第一种符号学方法的产生、发展和高度完善归功于形式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第二种方法受益于语言学和语文科学在确定正确文本和提供注释方面所做的工作。第三种方法受益于语言学和研究语言文本的科学，首先是文艺科学和以思维、符号认识为对象的科学，即认识论和心理学。

这三种符号学方法都适用于符号。符号学的使用就在于一种特殊的推理，可以叫做符号学的推理。思维和推理属于逻辑学领域，尤其是叫做科学方法论的这一逻辑分支。因此，可以说符号生长于符号学 T 的土壤，而其根基则扎得更深，达到了形式逻辑、科学方法论、语言学、文学、心理学、认识论的层次，并且间接地达到了上述学科相关的历史学、社会学、生理学和医学层次。

4. 符号学 A 的理论基础

符号学 A 是一门学科，更一般地说，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产生于把符号学方法（特别是解释方法，其次是语言分析方法）应用到文化、艺术及其分支、生物或有机体的行为之类的事物、事件或现象集合上。因此符号学 A （应用符号学）包括：戏剧符号学、通讯符号学（研究生物体远距离交流信息的符号学性质）、接触符号学（讨论触摸的符号学功能）、运动符号学（身体运动的符号学）、神话符号学、风气符号学等。符号学 A 似乎总是处在交叉路口。因此它覆盖符号学和符号学方法所适用的实为这两者共有的区域。

符号学 A 的研究方式在于使用符号学 M ，所以，关于符号学 A 的理论基础问题，第一个答案就是：它们一部分与符号学 M （符号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相同。

应用符号学方法的结果是在符号学 A 里揭露被研究的实在领域的符号学性质。对上述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因此就是：符号学 A 的理论基础一部分与符号学 P （符号学性质）的理论基础相同。

我们知道，符号学 M 和符号学 P 都以符号学 T 为理论基础。所以第三个答案是：符号学 A 的理论基础一部分是符号学 T 。

符号学 A 一定是关于某个事物的符号学。那个东西，如动物学、建筑、文化、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因此，问题的第四个答案是：符号学 A 的理论基础包括符号学 A 所研究的那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以上考察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符号学 A 的理论基础总是双重的。它的一个基础是符号学 T ，即符号学理论或元理论。另一个基础是相应的应用符号学分支所研究的那个领域的基础

理论、元理论、科学或科学方法论。

因此，符号学_A的理论基础首先是一切逻辑学和语言学，因为理论符号学的构造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其次是应用了符号学方法的那门学科的理论或元理论。还有间接的理论基础，它们是心理学和认识论（因为符号解释是一个心理的和认识的过程）、神经生理学（因为思维是生物有机体的一种活动）、历史和社会学（因为思维过程产生于一定时间和一定共同体之中）。这些就是符号学_A的理论基础。

但是，符号学_A能够成为符号学_T的理论基础吗？如果我们把发展进程中先于一个学科或理论的东西看做它的理论基础，那么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符号学_A先于符号学_T问世，这种事情过去经常发生，现在还在发生。例如，古代医生—哲学家对病症的思考和诊断先于有关症状概念的哲学反思。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哲学家和牧师对圣经和古代诗歌、散文作品的诠释早于有关意义、解释和理解等概念的思考。现在这种情形还在重复，例如，艺术史家对绘画进行解释，这比图形符号这一概念的形成要早。对于一个艺术史家，他的分析，他的符号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是艺术，他通常只是直观地使用符号学的理论和元理论（符号学_T）。因此符号学_A有时是一所岌岌可危的建筑，它的基础只有一半是坚固的，或者本来只有一半存在。

符号学的理论一直是通过归纳获得的，现在也常常是这样。它们含有基本素材的描述、批评、分类、类型学、概括，这些基本素材是由这种或那种符号学_A搜集来的。在这种进化意义上，符号学_T有时拿符号学_A作它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意义上，符号学_A有时还是符号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因为符号学方法正是在符号学_A那里定形和进化的。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符号学_A的陈述即使是符号学_T的先行者和符号学方法的资源，还是要由符号学_T确立，因此要以符号学_T为理论基础。符号学_T是符号学_A的理论基础，同时符号学_A又是符号学_T或符号学_M的理论基础，这样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理论基础这一概念前后不同。

（责任编辑 刘宋川）